

歷代通鑑輯覽

元

順帝

〔癸巳〕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以哈瑪爾爲右丞先是托克托爲相哈瑪爾

日趨附其兄弟之門及托克托侍其父西行博爾克布哈爲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瑪爾營護得免博爾克布哈又與太平韓嘉納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爲兄弟謀黜哈瑪爾不克及托克托復相博爾克布哈等相繼得罪去哈瑪爾復見召用而托克托兄弟尤德之至是遂拜右丞

立分司農司先是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請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

收粟麥百萬餘石可以不煩海運而京師自能足食帝曰此事有利國

家其議行之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烏蘭哈達舊作悟良哈台今改後仿此左丞烏克

遜良楨字幹卿臨潢人冀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

抵檀順東及遷民鎮見前凡官地及原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

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仿前集賢學士虞集議于江淮召募能種水田

及修築圖讐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空名勅牒十二道有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一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夏五月泰州

注見前

張士誠

小字九四白駒場亭人

作亂據高郵自稱誠王知府李齊

公字

平人死之

士誠及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運鹽爲業富家多陵侮

之弓手邱義窘辱尤甚士誠怒帥壯士十八人殺義及諸富家招少年

起兵鹽丁方苦重役遂共推爲主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

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復鼓變殺參政趙璉陷興化縣行

省以左丞奇齊葉圖鎮高郵而出齊守壁社湖

在今高郵州西北

會數賊呼譟入

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

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曰請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

往至則拘繫之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劄計官

軍急進攻之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

倒槌碎其膝而舁之尋詔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

唐古特人

進兵討士誠

六月立子阿裕錫哩達喇爲皇太子

自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

九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以方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元制上路總管府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國珍潛遣人

至京師徧賂諸權貴詔遣江浙左丞托里特穆爾。舊作帖里南臺侍御史

尊達錫哩。舊作左答納失里今並改後仿此。復招諭之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

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

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乃復

遣江浙右丞阿爾烏遜。舊作阿兒溫沙今改後仿此。等率兵伐之

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舊作卜顏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等會兵討徐壽輝于蘄水

破之先是布延特穆爾軍池州賊衆十萬來攻布延特穆爾曰賊表裏

連結破之實難今新至疲弊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功可成也與諸將分

番進戰大敗賊衆率舟師追之連戰皆捷遂復江州進克蘄州禽其將

鄒普泰分兵平兩巴河。巴水出羅田縣北南流經蘄水縣界至黃岡入江有上巴河下巴河故曰兩巴。江路始得通至是西

寧王揚沙。舊作牙罕沙今改後仿此。等諸軍皆會分道進攻蘄水拔之獲其官屬四百

餘人壽輝僅以身免

大都無雲而雷聲震天地小頃有火墜于東南。是月大同復大疫人死者過半。

哈瑪爾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延徹爾。舊作演擦兒今改。法

華言大快樂也集賢學士圖嚕特穆爾哈瑪爾妹婿按圖嚕特穆爾善作禿魯帖木兒今改後仿此又進僧結琳沁舊作伽瑪真今

改後仿此善祕密法亦名雙修法帝皆習之乃詔以西番僧爲司徒結琳沁爲大元

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婦

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巴朗舊作八朗今改後仿此與圖嚕特穆爾等十人俱號伊納

克舊作倚納今改皆在帝前相與褻狎號所處室曰濟齊齋烏格依華言事事無礙也按濟齊齋烏格依

舊作皆即兀該今改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

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濠人朱元璋字國瑞起兵據滁州明太祖事始此元璋先世家沛再徙泗州父世珍

始徙濠之鍾離晉郡後爲縣今鳳陽府臨淮縣是生四子元璋其季也至正四年大饑疫時

元璋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爲僧游食諸州尋

復還寺會盜賊並起元璋謀避兵卜之去留皆不吉乃入濠城見郭子

興子興奇其貌留爲親兵妻以所撫馬公宿州人逸其名女賈魯圍濠元璋力拒

之既而圍解因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興署爲鎮撫元璋見諸帥無足

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而獨與徐達字天德濠人湯和字鼎臣濠人費聚字之英五河人等南略

地定遠梁縣今屬鳳陽府計降驢牌寨民兵三千與俱東襲張知院于橫澗山定在

遼北縣

收其卒三萬道遇李善長

字百室定遠人

與語大悅遂與俱攻陷滁州

時郭與趙

均用相惡均用嘗執囚子與元璋救出之至是專狠益甚挾子與攻盱眙泗州將害之元璋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與得免乃將其所部萬餘就元璋于滁州

〔甲午〕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

字泰甫寧國宣城人

和糴于浙西

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

足命師泰詣浙西和糴得糧百萬石

三月癸亥朔日食

夏四月江西湖廣大饑

民以疫癘死者無算

秋九月命右丞相托克托督諸軍討張士誠

士誠寇揚州達什特穆爾

兵敗詔托克托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一切聽便宜行事兵至高郵戰

于城外大敗士誠衆遂遣兵西平六合

注見前

賊勢大蹙

冬十二月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安以台哈布哈等代總其軍

初托

克托再相信用儒克忠巴勒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議

事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以有德于托克托不爲下儒克忠巴勒因譖之

托克托改爲宣政院使哈瑪爾深銜之及托克托討高郵哈瑪爾復入

爲平章遂嗾御史袁賽音布哈等劾托克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

續綱目至正之世災異及明具書兵以明祖起兼書後則瑞事皆不經其意蓋以祥爲明符而受命之元室災爲元兆危亡之兆殊不思未時元紀未失于元安統于祥之在災祥之必當分屬乎蓋由元史成于明時乘筆者不其私記之凡其果信載可徵况而可徵况庸災異率庸俗謬傳而

神怪尤聖  
人不語真  
偽有無更  
無庸深辯  
矣

托克托前  
討李二徐  
州甫捷連  
爾勢復熾  
賊統師熾  
茲統師熾  
勤一誠師  
郵一戰大  
敗賊兵遂  
平六合軍  
氣方揚正  
宜令其乘  
銳進攻盡  
掃東南羣  
孽乃輕信  
奸邪構陷  
罷斥旋加  
轉使庸妄  
之台哈布  
哈等代將  
貽害益深  
順帝惟安  
溺于宴安  
不復以國  
事爲念焉  
得爲亡國  
托克托聞  
命力巨者

家之財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托克托官爵。淮安安置。額森特穆爾安置。寧夏。升台哈布哈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伊克徹爾加太尉。蘇蘇知樞密院事。代將。詔至軍。龔伯璲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深矣。卽出兵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伊克徹爾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喇台舊作哈喇塔今改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詔威順王庫沁布哈還鎮湖廣。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舊鎮。

大都大饑疫。民有父子相食者。

帝製龍舟于內苑。帝于內苑造龍舟。自製其樣。船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手長一百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

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尺。廣半之。造木爲圓。藏壺其中。運水上下。置設三聖殿。圓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

命力拒諸將之言頓首受詔與宋岳武穆之奉召即還同一忠悃矣

元季羣盜四起毫無撲視其蔓延遠近軍紀廢弛極矣至賊掠河北

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二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置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

其精

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于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各執噀巴拉薩巴舊作加巴刺般改今之器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非受祕密戒者不得與

〔未乙〕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黨倪文俊復陷沔陽威順王庫沁布

哈令其子報恩努

舊作報恩奴今改

等同元帥阿爾斯蘭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

州水淺船閣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努死之庫沁布哈走陝西

文俊尋進陷中興路

元帥多爾濟巴勒死之遂復陷漢陽迎壽輝居之

教授鄭咥請正國俗不報

大鄂爾多

舊作大幹耳朵今改

儒學教授鄭咥言蒙古乃

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格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遣兵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上下視若常事中書參

議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爲之

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

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

氛益張而勢益偏朝端猶復視如常事雖因成導涕泣陳告少為防禦之謀然亦惟知扼險可憑畫河以守而河仍南寇警仍聽其充斥是舉江淮汝穎早已棄為度外而不惜何異奔基者于楸枰邊角悉皆拱手讓入僅恃中心數著以決勝負尚何補哉于全局哉

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民心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河南參政洪超爾舊作洪丑驥今改後仿此等各將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福通母弟知樞密院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于亳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為丞相

三月竄托克托于雲南初安置托克托于淮安既又移額齊訥舊作亦集乃今改

路元置屬甘肅行省方輿紀要肅州北有漢居延城元額齊訥路治此至是臺臣猶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

其弟額森特穆爾徙四川礪門長子哈喇章舊作哈喇章今改後仿此肅州次子三布

幹蘭州仍籍其貲產

薊州雨血

夏四月以鼎珠為右丞相十四年十二月鼎珠已為左丞相哈瑪爾為左丞相桑圖錫里舊作桑哥失里

正今改為平章政事蘇蘇為御史大夫哈瑪爾為相蘇蘇為御史大夫干

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

五月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命達什巴圖魯

沙卜珠魯舊作答失八都魯今改後仿此

總其兵

台哈布哈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軍士又往往剽掠爲

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和實袞

舊作火赤溫今改後仿此

從征命達什巴圖魯總領其兵

六月朱元璋自和州渡江襲取太平路

先是元璋自滁州用計拔和州

郭子興檄元璋總諸軍守其地時樞密副使班珠爾瑪克

舊作納住馬

民兵元

帥陳額森

舊作陳堃先今並改後仿此

屯兵絕餉道元璋奮擊破之皆走渡江去會子興

卒劉福通立韓林兒爲帝檄子興子天敘爲都元帥張天佑及元璋爲

左右副元帥元璋曰大丈夫甯能受制于人邪然以其勢方盛可倚藉

乃用龍鳳年號以令軍中至是元璋謀渡江無舟楫會巢湖帥廖永忠

人俞通海

字碧泉其先漢人徙于巢

等以水師千艘來附元璋大喜往撫其衆而中丞

曼濟哈雅

舊作蠻子海牙今改後仿此

扼銅城牐

在舍山縣東南

諸隘舟師不得出忽大雨水漲遂

從小港縱舟擊敗曼濟哈雅軍乃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趣集慶元璋曰

取集慶必自采石

在當塗縣西北

始采石重鎮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爲備

漢高之尊義帝光武義起時皆不藉明祖憑藉於韓林兒亦然方初興子一旋弱勢實孤兒無依而林兒僭號之始四

方響應遂

爾號奉其年  
號以爲號  
召資及  
聞副元帥  
之檄乃謂  
大丈制甯  
能受制于  
人固已中  
情流露異  
日林兒迎  
至建康而  
死則瓜步  
沈舟之步  
也未必盡  
也

可克也。乃揚帆直達牛渚。常遇春字伯仁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潰。諸將以和州饑爭取

資糧謀歸。元璋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非吾有也。遂乘勝趣太平。拔其城。總管

靳義赴水死。元璋揭榜禁剽掠。軍中肅然。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

元帥事。召陶安字主敬。參幕府事。而以耆儒李習字伯羽爲知府。陶安時以避亂家居。率父老出

迎元璋。元璋召與語。安進曰。海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天下不足平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江

四方。何向不善。元璋曰。善。

秋七月。遣使招諭諸起兵者。遣諸王錫哩瑪勒。舊作失里門。今改。後仿此。四川左丞錫

哩巴拉等。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又命將作院判官烏瑪喇等。

招諭濠泗沔陽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

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爲招降之策耳。不聽。

以達什特穆爾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什

特穆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爲

高下。由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爲意。

冬十一月。達什巴圖魯擊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福通以韓林兒

走安豐。先是達什巴圖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爲其所敗。

托克托忠誠不自失歷久元季純臣實為國所倚賴順帝始終任之元祚保護而專或可藉以支其死由雖其死由哈瑪爾矯詔順帝且為所欺蔽而社稷知動臣視重無奸邪肆聽奸羅其意宋殺道與自壞長邪城何以異

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喇布哈舊作劉哈喇不花今改後仿此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至是進兵大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韓林兒遁走安豐

哈瑪爾矯詔殺故相托克托初托克托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今永昌府騰越州是

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瑪爾矯詔賜之鳩遂卒年

四十二托克托儀狀雄偉器識宏遠輕貨財遠聲色好禮賢士皆出天性至于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其惑于羣小急復私仇君子譏焉後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冤始復官爵

置大兵農司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進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五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司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申〕十六年春正月哈瑪爾蘇蘇有罪伏誅哈瑪爾既相恥前進西僧

事告其父圖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圖魯特穆爾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魯特穆爾恐太子立則己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不

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邪？因與謀去哈瑪爾及蘇蘇。計已定，有旨：哈瑪爾、蘇

毋入朝。御史大夫綽斯戩

奇味氏

因劾奏二人罪惡。帝曰：哈瑪爾兄弟

雖有罪，然侍朕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嗣省臣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瑪爾、惠州，蘇蘇肇州。比行皆杖死。

初額森特穆爾就貶籍其家賞以賜

哈瑪爾及是籍哈瑪爾家所得庫藏封識猶未啓也。哈瑪爾前既害托克托兄弟爲中外所共疾，及是以不軌誅，人咸快之。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據之。

時淮東大饑，士誠遣其弟士德由通州渡江，

入常熟，遂陷平江及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爲隆平府，自高郵徙

據之。

初或謂士誠有降意，詔遣集賢待制烏瑪喇孫搗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搗，詔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搗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孫搗字

白謙曹州人。

三月，朱元璋陷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元璋率諸軍進侵集慶。

至江寧鎮。

在今江寧縣西南。

破陳兆先營，禽之，盡降其衆。福壽數督兵出戰，力不

能支，城遂陷。百司皆潰。福壽獨踞胡牀，坐鳳凰臺。

在今江寧縣南。

下指麾，左右或

勸之去，叱曰：吾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尙何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遇害。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我來爲民除亂耳，其各安堵。

如故舊政不便者除之民大喜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遣徐達侵鎮江  
鄧愈侵廣德皆陷之

方國珍復降命爲海道漕運萬戶以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

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時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寇杭州江浙丞相達什特穆爾遁平章政事尊達錫  
哩死之初江南始亂達什特穆爾等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

慶招土官楊完者

字彥英武岡級寧人

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

士誠遣弟士德從間道寇陷杭州達什特穆爾遁入富陽楊完者乃自

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努

舊作普賢奴今改後仿此

擊敗之復其城達什特穆爾乃

還

朱元璋自稱吳國公以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

參議以下等官

八月彗星見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

冬十月星隕大名化爲石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簪墮地有聲火燄蓬勃

久之乃息。化爲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賊陷淮安城。江東廉訪使褚布哈字君實，鹽州石樓人。按褚布哈舊作褚不華，今改。後仿此。死之。初，褚布哈

與樞密判官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在今清河縣東。相犄角爲聲援。褚布哈

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褚布哈。賊因

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琇運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抄。攻圍日

急。總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

上，人卽取啖之。草木羸蛤魚蛙烏燕及鞞皮鞍韉革廂敗弓之筋皆盡。

而後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徹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荊棘，力旣盡。

城陷，褚布哈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爲賊所轡。子班格舊作伴哥，今改。亦死。褚

布哈守淮安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

議以淮安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救授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于三十里中設一小砦，使烽埃

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

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而淮安旋陷。

〔丁〕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二月，韓林兒黨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

瀕淮之地，連結軍營，固足以資，堵禦但謂，無事屯種，而食且耕，有戰則勢，蓋屯種祇，宜行種太，平無事之，守邊若當。

時則羣盜徧滿江淮戰守尚恐不遑安得復有餘功屯種况賊勢猖獗在野則蹂躪可虞將稷則齋糧足懼屯政將安所施董制勝雖有而建議則宋爲當也

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

注見前

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等諸州三

輔震恐時豫王唼特納錫哩及省院官皆洵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

御史王思誠

字致道兗州滋陽人

曰察罕特穆爾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

此上策也守將恐客兵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

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

豈能獨安乎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

齊倍道來援與賊遇戰輒勝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走南山河南總兵

官以察罕特穆爾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言于朝請令專守關陝仍許

便宜行事朝廷從之以察罕特穆爾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四川

左丞

三月朱元璋陷常州

先是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元璋遣徐達敗之于

龍潭

鎮名在江甯府句容縣西北爲濱江要地

遂進圍常州士誠遣將來援達離城設二伏以待

而身自督戰敵走遇伏大破之獲其二將士誠乃以書求和請歲輸粟

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元璋答書責其歸所留使人楊憲

字希武太原陽曲人

而歲

輸五十萬石士誠不報達復請益兵圍之至是遂下其城

已而徐達徇宜興攻常熟張士德戰敗爲

賊據河  
南總兵  
欲按其  
發所見  
彼境有  
鄰可坐  
竟救乎  
不時事  
是修鎮  
武臣習  
巽儒推  
又復心  
吟域止  
一己之  
而不私  
國事知  
此皆為  
賞罰不  
無以示  
勸懲不  
壞拾耳  
可

前鋒趙德勝所食士德善戰有謀能得士心既被執士誠大沮元璋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問道貽士誠書俾降元遂不食而死趙德勝遂入

韓林兒黨毛貴陷膠萊諸州詔遣知樞密院事布喇奇

舊作不關矣今改後仿此

等將兵

擊之

劉福通遣毛貴連陷膠州萊州益都般陽

見前

諸郡縣遂以董搏

霄爲山東宣慰使從布喇奇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郡縣相次陷

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爲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

御史張慎亦上

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爲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略謂陛下因循治

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甯天道變常人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者也又言自四

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無激勵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雖犬一空貨財罄盡

而面諛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天雨粟地涌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

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此所謂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夏五月以綽斯戡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

綽斯戡自哈瑪爾得罪已

拜左丞相至是進爲右丞相而太平亦自遼陽行省丞相復召爲左丞

相

朱元璋陷甯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侵甯國城久不下元璋乃親往

督戰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出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執